

袁林
张晓爱
译

在千年尘埃之上

北京出版社

在千年尘埃之上

袁林 张晓爱 译

北 京 出 版 社

在千年尘埃之上
ZAI QIAN NIAN CHEN AI ZHI SHANG

袁林 张晓爱 译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朝阳北苑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4.125 印张 58 000 字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00-03078-3

I 435 定价: 6.00 元

序 言

帕乌斯托夫斯基(1892年~1968年)是俄罗斯著名散文家、小说家。他的作品《卡拉·布加日海湾》、《金蔷薇》等均为中国读者所熟悉,并广为流传。一般认为他是二十年代前苏联作家中技巧最纯熟的一位,在前苏联文坛享有盛誉。

帕乌斯托夫斯基的散文作品风格独具。作品中有着温柔的抒情性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如《来自库拉河畔》、《樱桃与草原》等。本书中的《在千年尘埃之上》、《克里米亚怀想》,既凝结着历史的沉重又散发着苏维埃时期新生活的芬芳,而《风驰电掣的旅行》、《秋光》等则表现了笔者纯熟的景物描写技巧,将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祖国的眷恋极熨贴地寄予生花的笔底。特别是其中关于雷电中疾行的描写,时而如行云流水,时而又起伏跌宕,气势如虹,堪称是风光描写的精品。难怪人们说,读帕乌斯托夫斯基散文,如在

大自然中行走，似在俄罗斯风光画中徜徉。

译者

1996年5月8日

目 录

散 文

在千年尘埃之上	(3)
来自库拉河畔	(6)
旅途杂记	(10)
旱风	(10)
淡淡的河汉	(12)
“静静的”顿河	(12)
克里米亚怀想	(17)
樱桃与草原	(20)
亚速海沿岸	(23)
草丛中的海港	(23)
草原上的哥萨克集镇	(25)
繁花季节的大海	(28)
刻赤市	(31)
风驰电掣的旅行	(33)

秋光 (85)

告别夏天 (93)

短篇小说

一枚魔戒 (101)

消逝的声音 (110)

散 文

在千年尘埃之上

在艾蒿簇拥写着连体字的墓碑表面，在珊瑚色烟雾笼罩的凄凉的波斯山顶，在商贾驼队往来的大路旁边，以及空荡荡的茶馆中铺开的地毯和被酷热的阳光烤晒得黑红的脸上，总之，在这里的万事万物中间，你都能看到那绯红色的千年尘埃。

炎热的蓝天下、空旷的山野里，人们放牧着羊群。空气水晶般透明，即使微小的声响，也会在如此寂静中发出冗长的回声。废弃已久的基什拉克村，到处是烟火久熄的黑色炉灶，它们存在的时间和村落里的居民一样古老。果园里，人们见到的只有枯干的银色桑树，泉眼喧响着，流淌出冰冷、清澈的甜水。那叮咚声与亚拉拉特山脚边缓慢行走的驼队的铃声遥相呼应。

当亚拉拉特雪山在黎明中苏醒时，那迷人的万道白光，在山下的桃园上空闪烁。这雄伟的大山整日静

卧着，却又无时无刻不与你同在。无论你走到哪里，那高耸的、被皑皑白雪装点得神话般的山头，都伟岸地屹立于你的身后。

这里是光线强弱分明的国度，强烈的光亮反差仿佛使人置身于窄小的、挤满着昏昏欲睡驴群的街道。

在德扎德茹尔山口，我们的列车在白雪中行进，由于雪原强烈的反光，人们的眼前一片空白，只能呼吸到刺鼻的寒气。

在亚历山大城，凝灰岩建造的亚美尼亚教堂那云母色拱顶的上空，细雨蒙蒙，从阿拉格兹吹来的狂风令人生厌。继续前行到朱尔发，混浊的阿拉克斯河沿红色峭壁，潺潺流动。难以忍受的沙漠热风，如炉膛喷出的火焰，向我们迎面扑来。车窗外满目是千年老桥，古代青冢，和一些废弃寺院的断壁残垣。

艾蒿的芳香、烤热的岩石和牧人留下的篝火灰烬的气息一起在空气中发散着。沙漠一般的沉寂，笼罩着百里方圆，间或能听到蜥蜴在古老残破的瓷砖上沙沙爬动的声响。

去朱尔发前，我曾想过，亚美尼亚或许非常的贫穷和落后，恐怕需要几十年时间，才能使这片荒芜沃土恢复生机，因为这片土地只能在灰烬和尘埃中重

建。应该让耕牛重新拖动古老的犁杖，缓慢而庄严地耕翻泥土；让棉田重新覆盖田野；让集市堆满花布，鲜桃，大米和稻谷；让枯干的灌渠重新响起潺潺的水声。

而当列车行驶在归途时，闯入我眼帘的是绿色的田野、耕地、新修的灌溉沟渠和成片的羊群。我看到一年前的荒野，如今已是一片绿茵茵的稻田，宽阔的大道上，一些晒得黝黑的孩子，在列车后欢快地奔跑。

亚美尼亚是属于工人和农民的土地，它的上空飘荡着桃园般鲜艳的旗帜，在旗子的辉映下，白雪皑皑的亚拉拉特山和阿拉格兹山巍然屹立，有如亚美尼亚两名坚强的卫士。

1923 年

来自库拉河畔

在混浊的、绿色的库拉河岸边，梯弗里斯阳光明媚。鳞次栉比的黄颜色平顶小屋和亚美尼亚教堂的灰色拱顶沿河而立。

这里的一切，尽染山峦的灰黄，这驼毛般的色彩像亚细亚的沙漠和炎热的草原一样单调。

亚美尼亚集市，坐落在拥挤不堪的小街上。那里烤羊肉的香气和工匠小锤叮当的敲打声直至傍晚仍不绝于耳。成群结队的骆驼，老眼昏花地在窄小的路上挪动，天性善良的毛驴则踏着轻快的碎步。

集市宛如一块色彩斑斓的波斯地毯——聚集着橄榄色和黑色皮肤的波斯人；戴黑色长耳风帽，生性粗悍的山里人；古铜色皮肤的贴金人；性情欢快的“金多”人。集市里，艾索尔人炒着栗子，时而发出叹息；戴粗呢布帽，身着绿色大衣，脚蹬锃亮马靴的红军战士穿梭其间。一些衣着考究的外国人，也许是迷

了路吧，也混杂在集市的人流之中。

这里，毛驴的嘶叫、火盆的噼啪声以及汽车响亮的笛鸣，泛滥于蓝天之下、油烟之中。

梯弗里斯城显然没有经历过内战。因为在别处我从未见到过如此众多的旧官吏，他们头戴褪了色的丝绒圈帽昂然走过。那些穷酸臭美的军官太太，穿着破旧的毛皮大衣，招摇过市，旧日将军们则在戈洛文斯基街上声嘶力竭地叫卖着卷烟。在梯弗里斯，这些人算是一群牢骚满腹的社会余孽。他们不奢求复旧，却保留着旧生活方式的陋习。那些街头卖烟的将军仍旧对他们的老主顾说：“愿您健康”，并庄重地行军礼。碰上那些军官太太，他们则毕恭毕敬地亲吻他们戴着补丁手套的小手。

而在苏维埃机关里，则异常清静整洁。到处悬挂着壁毯，铺着光如镜面的镶木地板。只有电话铃时而发出轻轻的响声。

人们在这里交谈着。时而喉音粗重，时而绵绵细语。写着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文字的牌匾到处可见。在亚历山大式楼房洁白的圆柱上，在画有青铜炮图案围栏的斯拉瓦教堂上，在那些长官老爷们当年的宫殿里，巨大的红旗在迎风招展。

梯弗里斯市井生活里见不到奥德萨和巴图姆城中那令人疑惑的忙乱，也听不到使人烦躁的嘶叫声。在奥德萨和巴图姆到处是英化的、嘴里散发着臭气的坐地户。

这里的活跃是有节制的，见不到明目张胆的投机倒把，这里所进行的大多数是大宗可信的交易。

最近，我浏览了外高加索参加里昂博览会的展品清单。到了这时，我才知道高加索原来是如此的繁荣和富有。这里有苏胡姆醇香的烟叶，亚美尼亚的蜂蜜、蜡烛、丝绸、葡萄酒、地毯、黄杨木（这种树的硬度不次于金属）、桉树油、红木和黄莲木等等。我不由得想起巴图姆的农业展览会，想起那散发芬芳、堆满奇异瓜果的展厅，那黄黄的柠檬如西瓜般大小，表面还布满弯曲的深深的沟痕。

今天是星期日，我从梯弗里斯新城区走到老城区，走向大卫山，来到长满常春藤的格里鲍耶陀夫墓地。

从山坡眺望，眼前是平房顶汇集的海洋，库拉河蜿蜒而过，主山脉的冰峰在水面上泛着蓝光。

我端详着格里鲍耶陀夫的青铜半身浮雕，寂静的旷野里，依稀可听到教堂庭院内的喷泉水流动的声音

响。我默默地读着格里鲍耶陀夫的碑文：“1829年1月30日被害于德黑兰……”，下面的字迹已模糊不清，我猛然感到这片土地是如此的苍老，在它上面覆满千年岁月的尘埃。

而山下，人民委员会大楼上的红旗此时正如一团烈火迎风招展。

梯弗里斯 1923 年

旅途杂记

旱 风

罗斯托夫附近刮着干燥的旱风。

列车的窗外尘土飞扬，天空变得灰蒙蒙一片。草原上，炎热的令人疲倦的风一阵紧似一阵，给盐碱地和浅白色柳叶掩遮下的村落覆上一层浮尘。

闷热使人透不过气来。一颗颗浑浊的汗珠淌在旅客古铜色的脸上。灰蒙蒙的空气里，被旱风刮得枯干的大地仿佛在徒劳地祈盼着清新、喧闹的甘露。

在沃龙聂什州已可明显感到沙漠在不停向前推移。沙土遮盖了田野，庄稼在沙土中变黑、枯萎。风沙呼啸着扑向铁路。衣衫褴褛的女人，怀抱满身尘土的婴儿，痛苦地张着干裂的嘴唇，睡卧在火车站的木板棚里——她们是来自察里津州和伏尔加河流域的